

● 中国文学

“伸子”、“莎菲”优劣论

——关于《伸子》与《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比较研究

孙 旻

(暨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作者简介] 孙 旻(1974-), 女, 湖北武汉人, 日本东京学艺大学大学院文学硕士, 暨南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日本文学及中日比较文学研究。

[摘 要] 宫本百合子笔下的“伸子”与 聆笔下的“莎菲”, 在叛离传统文化的过程中, 虽然具有表层类似的孤独、自尊、多愁善感、以我为主的爱情观, 但本质上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物形象。莎菲是中国 20 世纪 30 年代追求个性解放、婚恋自由的女性典型形象, 复杂而又真实, 虐人而又自审, 给人一种艺术的残缺美。伸子则是作者背离生活真实, 臆造出来的观念化的追求所谓“理想”的女性符号, 孤芳自赏、高大完美掩饰不了她给人的虚假感。

[关键词] 真实; 虚假; 自审; 自赏; 残缺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5)02-0202-06

日本女作家宫本百合子的《伸子》与中国女作家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 是 20 世纪初东亚文坛上两部引人注目的小说。同时, 两部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伸子”和“莎菲”, 也是引起评论界颇多争议的人物形象。有关这两个形象的评论, 至今仍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很难趋向一致。《伸子》是与写实文学相差甚微的自传体小说, 《莎菲女士的日记》是隐含着作者生活经历和体验的日记体小说, 本文在重视这种文学本体及其特征的前提下, 基于它们应是作者生命的真实体验这一原则, 拟以比较研究的方法, 解读和诠释“伸子”与“莎菲”, 进而论断这两个人物形象的优劣短长。

真实与虚假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以爱情为主题的日记式小说, 字里行间都洋溢着作者漂泊北平时期的生活体验。一个年纪轻轻的弱女子孤独地挣扎于尘世之中, 如果没有胡也频与她同舟共济, 生活的重压恐怕使她很难独立坚持下去。不过, 她虽然和胡氏同居, 可并不是因为爱他, 只是像她本人所说的那样是出于一种同情, 也许还因为有“那男人的柔发, 红唇——”。她心底真正的所爱另有人在, 也就是她后日明言的“伟大的罗曼史”中的冯氏。有人爱她, 追求她, 她也受感动, 甚至于给予官能上的回报, 可她却从不肯向对方说出个“爱”字, 这宛然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活生生的“莎菲”。阅读《莎菲女士的日记》, 不管是同情她还是厌恶她, 不管是赞美她还是贬抑她, 都不得不承认她写得很真实。

与此相反, 阅读《伸子》的感觉却非如此。明明是以婚恋为主题的自传体小说, 其中却几乎没有关于情欲的议论和描写, 伸子和佃太郎结合得莫名其妙, 分手得稀里糊涂, 尽管作者在一旁认真地进行理性的解说和分析, 可读者看得仍是一头雾水。这部小说本来是作者以本人为模特复述着自己的失败婚姻, 她在寂寞的异域羁旅生活中与荒木氏的相识、热恋、结合、反目和各自西东的情感经历, 本来都历历分明地记载在她的日记里, 但在写这部自传体小说时, 她却在某种目的的驱使下有意识地舍去了真实的体验。比如在日记中, 她对自己与荒木氏结合后的情欲有如下记述:

夜里, 突然醒来时, 周身被一种从未有过的肉欲的亢奋折磨着, 好像气儿都有些喘不过来。也许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我竟开始梦见他回到我的身边。一梦醒来, 只觉得一种惆怅油然而生。梦里, 回到我身边的他以无

比的热情紧紧地抱住我,那种恍惚,那种说不出的感觉!当我知道这只是个南柯一梦时,一下子沉入了难以言传的抑郁之中。与其说我爱他的精神,倒不如说对他的肉体更有一种深深的渴望。这种渴望有时甚至可以称之为情欲。我知道不应该沉沦于此。然而若是得不到他紧紧地拥抱,若是没有两人的缠绵,我似乎无法从亢奋的折磨中摆脱出来。《日记》大正九年一月七日^①)

昨天一夜都在苦苦挣扎。我被一种压抑和亢奋折磨得无所适从,我不断地强迫自己入睡,可越是这样越难以入眠。亲爱的!……我很想向深深爱着的他诉说自己经历的这种痛苦。自己在这儿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他却在那边麻木不仁,一想到这儿,心里真是有种说不出的寂寞和失落。《日记》大正九年一月八日)

百合子嗜好官能享受,当然无可厚非,因为那是她们夫妻之间的床笫之私。不过,二十岁的百合子正值花季,情欲之火的炼狱折磨得她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她自己也知道应该从如此旺盛的“爱欲苦”中挣脱出来,但她无法抗拒肉体中的另一个自我。与此相反,已届中年的荒木氏却是每况愈下。随着时间的流逝,一旦两人的性关系频繁出现不协调,家庭就有出现裂痕之虞。果然,百合子内心渐渐对丈夫产生了芥蒂:

昨天夜里,我努力战胜自己的情欲,可最终失败了。我心里充满了悔恨。A 绝对不会攻击我的弱点,他会原谅我。但我知道,就像善郎的小说里所写的那样,他不过是想使自己表现得像一个宽容的丈夫。昨夜我第一次流下了结婚以来最痛苦的眼泪。《日记》大正九年五月十六日)

百合子惟恐因为自己情欲亢奋而受到丈夫的白眼,可受到丈夫的原谅后,她又疑心他表面宽容而实际上心怀不满。这种心态终于使她有一天来了个火山爆发,导火线是丈夫旅行归来未能满足她的情欲。觉得自己被冷落了百合子一下子“情绪糟透了”,接连说了许多近似绝情的不爱荒木氏的难听话。最后,她虽然在丈夫的话语劝说和肢体安抚下恢复了平静^②,但是多次的性挫折使她心底产生了对婚姻的怀疑:“你到底爱他身上的什么?是和他体内的情欲与感伤产生了共鸣才和他结婚的吗?”《日记》大正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性爱关系的不协调终于使她产生种种导致家庭崩溃的情绪,如鄙视丈夫,厌恶家庭,无心工作等等。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对左右婚姻走向十分重要的情爱关系,小说《伸子》中竟然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岩渊宏子氏曾经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并总结出了百合子何以不写的四条理由^③,大意是:

第一,女性作家在大正时代,没有多少充分展开形象描写的余地。

第二,由于是“私小说”,百合子有意识地避开了一些过于赤裸的问题,免得给荒木带来负面影响。

第三,百合子创作技巧的不成熟,缺乏处理错综复杂的情节的能力。

第四,这一点也可以说是百合子作为作家的一个缺点。百合子却不能以一个作家的敏感潜入人性的深层去整体地把握,只是通过过于武断的理性分析而舍弃一些难以言传的东西。

不过,用这四条理由来解释百合子何以舍弃伸子与佃一郎之间的情欲细节,似乎都有些说不过去。首先,大正时期的百合子并非寻常的女子,在学生时代,她就敢于只身同几个男子同时进行危险的感情游戏,在客寄异国时,又敢于不顾双亲 and 朋友的反对,与比自己大出 15 岁的穷家子弟结合。我行我素的性格使她在写小说时也不会有太多的顾忌,至少她可以像原作《熟悉的脚步》描写病院中佃一郎对伸子那深长的一吻那样,采取委婉的笔法表现二者的情欲。其次,百合子对荒木氏何尝有过“关照”?在当时那个时代,百合子首先向丈夫提出离婚,就已经使荒木氏尴尬得难以立足教坛,而在小说中对他的分身佃一郎的种种轻蔑和鄙视,就更使他斯文扫地了。再次,如果从百合子创作技法的角度而言,恰恰是因为她对自己所谓“多少带些古风的写实手法”,亦即“目不斜视,心无旁骛,永不回头,只是忠实地按照时间的顺序,展开自己的叙述”的手法,早已驾轻就熟,所以更应该忠实地按照时间的顺序或者说小说情节的发展脉络写出在伸子、佃一郎夫妇之间的情欲关系。复次,与其说百合子不擅长通过创作主体的感性认识整合地把握潜藏于事物表层下的人性本质,倒不如说她是有意有目的地舍弃了婚姻生活中的“不协调”问题,而这个问题正导致了男主人公在女主人公心目中的日益贬值。

百合子何以舍弃婚姻中的情欲关系?原因就在于她头脑中业已深思熟虑了的“批判”的主题。“批判”的对象是她破碎的婚姻,更严密地说,是“批判”造成这场婚姻破裂的主角。如果按照百合子真实的生活体验即上引她日记中记载下来的体验写进小说,那么在夫妇性关系“不协调”方面负主要责任的是她自己,这样一来她自己无形中就会成为“批判”的对象。能这样写吗?当然不能。舍弃这些后,佃一郎就名正言顺地成了扼杀两人婚姻的杀手,就像小说里所写的那样,是他的庸庸碌碌断送了自己的家庭。同时,百合子的“批判”还有另一层更为深刻的主题意义。创作《伸子》的时候,特别是出《伸子》单行本的前后,由于和汤浅氏的亲密接触,由于她们开始迅速倾向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无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开始浸润百合子,使她试图给本属私小说或家庭小说的《伸子》加上一层社会意义,即试图从女性解放的高度处理自己的生活体验,这样的人为地拔高主题不得不使她舍弃情欲关系的描写,结果主题似乎拔高了,社会意义似乎凸现了,随之而来的不幸却是生活的真实体验的真实被阉割殆尽。

除了性问题被遮盖起来之外,小说中的佃一郎和现实中的荒木氏大体相去不远,学究似地从事着他的不被外行人看重的古代波斯语研究,走马灯似地来回奔波于几个大学的教坛,不太喜欢也不善于和他人交际,治学之余喜欢埋头侍弄庭院中的花草什么的,对以创作为事业,无意操持家务的伸子不仅没有半点怨言,而且还屡次表示极力支持。尽管如此,可伸子就是觉得跟他生活在一起,无助于展开自己新的人生,就是觉得家里缺乏她进一步伸展的阳光和空气。除了她试图寻求新的刺激,以告别宁静得使她产生了厌烦的小家外,很难令人思索出离开佃一郎的正当原因。所以,小说不能不给人一种困惑,不能不令人觉得伸子总是在强词夺理,不能不让读者对她笔下人物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自审与自赏

丁玲笔下的“莎菲”在处理人际关系或恋爱关系时总是带有些怪异,她自己 also 意识到这一点,在夜深人静或只身独处的时候,想起自己某些不近人情的作为,她也时常感到惭愧和内疚。比如《莎菲女士的日记》中作为中心人物“莎菲”的陪衬,有两个重要的男性形象,一个是始终暗恋着她的“苇弟”,另一个是使她心旌摇荡的美男子“凌吉士”。对于“苇弟”,因为不是她理想中的男性,她爱之不可;对于“凌吉士”,虽然也不是她理想中的男性,但是因为他具有白马王子似的诱惑力的外貌,所以又拒之不能。在与这两个男性交往的过程中,莎菲理智与情感的冲突,任性与自审的矛盾活灵活现地展现在她的心理活动之中。

小说写到她因为寂寞空虚而不可捉摸地难过,引得一直追求她的“苇弟”伤心落泪,看到他哀泣,她“却像野人一样的在得意的笑了”,不过,“得意够了,是又会惭愧起来,于是用着姊姊的态度去喊他洗脸,抚摸他的头发”。在理智面前,她无论如何都对苇弟爱不起来,就像现实中的丁玲对胡也频一样;但苇弟爱她爱得如痴如醉,又不能不使她在良心上感到“自私”,她自审“罪过”之余,深感愧对苇弟,真诚地祈祷有人能取代她填补苇弟无望的空虚:

我看见安安闲闲坐在我房里的凌吉士,不禁又可怜到苇弟,我祈祷世人不要像我一样,忽略了蔑视了那可贵的真诚而把自己陷到那不可拨的渺茫的悲境里;我更愿有那末一个真诚纯洁的女郎去饱领苇弟的爱,并填补苇弟所感到的空虚啊!

(《莎菲女士的日记》三月九日^④)

小说中的“凌吉士”,正如所起名字的意义——“有女怀春,吉士诱之”^⑤,是作为一个诱惑女人的特定形象而设计的。他一出场,就搅乱了莎菲的春心:

他,这生人,我将怎样去形容他的美呢?固然,他的颇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的,都足以闪烁人的眼睛,但他却还另外有一种说不出、捉不到的丰仪来煽动你的心。

(一月一日)

在被燃起的欲望和冲动的驱使下,莎菲开始设计和实施征服、占有凌吉士的步骤。她谎称为了贴近朋友流芳而搬到了靠近凌吉士的地方,可事后她又为此感到自责:

我懊悔,我懊悔我白天所做的一些不是,一个正经女人所做不出来的。

(一月四日)

当她了解到凌吉士二三其德的爱情观及其出名赚钱的庸俗志向时,她几次对自己近似疯癫的举动悔恨得想哭想死。当她到底屈服于“情欲之火”,静静默默地承受了“凌吉士这样一个可鄙的人”的“吻”时:

我同时鄙夷我自己了!于是我忽然伤心起来,我把他用力推开,我哭了。他走后,我想起适间的事情。我就用所有的力量,来痛击我的心!为什么呢,给一个如此我看不起的男人接吻?既不爱他,还嘲笑他,又让他来拥抱?真的,单凭了一种骑士般的风度,就能使我堕落到如此地步吗?

(三月二十八日晨三时)

痛苦地的自我反省,艰难地自我审视,终于使“莎菲”女士清醒地意识到:“凡一个人的仇敌就是自己。”是情欲的猛兽使她付出了丧失自尊、糟蹋青春的代价。莎菲的形象之所以既令人讨厌又令人同情,就是因为在她的心底还没有泯灭自我调整自我修复的功能——自审。

与“莎菲”恰恰相反,百合子笔下的“伸子”却缺乏向善的道德自律——自审。从她与佃一郎结识起,经过恋爱、结婚,最后到分道扬镳,全过程几乎完全看不到她本人的任何自省,十分醒目的只是对佃一郎的喋喋不休的指责,有的学者认为“伸子”(作者)犹如家庭中的“检察官”似的^⑥,确实不无道理。

佃一郎在美国留学期间专修古代波斯语,回到日本后兼任几个大学教学任务的同时还在继续从事他枯燥而繁琐的研究。从小偏爱文学不喜理科的百合子,与逻辑思维有一种天然的隔膜,在她“形象思维”的有色眼镜里,佃一郎的研究十分无聊:

书房写字台上摆着的,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工作,只是对一些伊朗诗的陈词滥调式的翻译的修改。

(《伸子》三——九^⑦)

与她接二连三登出的文章相比,佃一郎经过几年呕心沥血撰成的学术著作在她的眼里就变成了“凡庸的小册子”,他本人

也不得不忍受她的冷言冷语。佃一郎有点儿书呆子气，讨厌繁琐的礼节，不太喜欢和人打交道。百合子自从挤近文坛后，为了搜寻写作素材，开始频繁与人交往，积极参加社会活动，这样一来，她和佃一郎之间就形成了性格上的反差。她不能容忍丈夫与自己有不同的性格，总是讥讽他的孤僻。说“佃几乎没有可以称之为朋友的人”（四——二）。甚至挖苦他“一无是处”（四——六）。佃一郎在言谈上墨守着日本语的表现传统，说话比较委婉，有时更要考虑爱妻的心中所思，讲起话来就未免有些小心、含糊和笼统，没想到这也犯了百合子的大忌，经常遭到她的申斥。由这些日常生活中的鸡毛蒜皮的小事，百合子渐渐积累起对佃一郎的总体负面评价，说他“缺乏作为一个男人应有的风趣与可爱，致使他性格拘谨僵硬”，认为他是个“掉进人堆找不着的平庸的男子”（四——六）。

百合子对佃一郎的贬抑性描述，是为了反衬和凸现伸子的一贯正确和无可挑剔。同时，她还通过用正面叙述的手段去表现伸子的崇高，这样的例子在小说中俯拾皆是，如：

伸子的热情不是专为佃一个人准备的，她的生命就像用北海道的牛奶滋润的细胞一样生机勃勃，充满了贪欲。

追根寻源，这种情感无论是表现为爱还是表现为恨，都是汹涌澎湃、一往无前的。同时，自己的心底存在一种不可遏制地追求自由与独立的本能。而这些都是大自然赐给乐观外向、不甘寂寞的自己的惟一的资本，这就是伸子在乡下这些天思索出的结论。（七——六）

伸子不知不觉地又开始体会到体内涌动着的那种强烈的生活欲望。她曾经期望新的生活，也曾经找寻新的人生意义，她不知道希望在何处，只有不断地追寻，现在机会终于来临了。（七——八）

靠喝北海道牛奶长大的“伸子”不是个只看着丈夫享受幸福就知足的女人，她生性贪婪，也要吃——享受幸福，但她憧憬的幸福不是蜷居在闭锁的小家庭里，和丈夫一同享用生活的宁静和安乐。她不像丈夫那般安分守己，她有理想，就是逃出已经使她腻歪了的家庭，离开已经使她厌烦了的佃一郎，换一个新的环境，像北海道牧场上的奶牛一样，在满天阳光的照耀下，在充足的空气中，尽情地自由自在地生长和发展。正因为如此，她才是一个有别于丈夫即庸俗的小市民的艺术家的。百合子在小说中不厌其烦地暗示或明言她的追求和理想，表明这一点正是她得意的孤芳自赏之处。总是面对耀眼的阳光，她怎么能看到脑后的阴影？由此可以看出，“伸子”亦即百合子与时常审视自己灵魂阴暗面的“莎菲”相比，完全是本质上不同的另一种类型，是陶醉于自己梦想中的自赏型女性。

“残缺”与“完美”

毋庸讳言，丁玲所塑造的莎菲形象存在着不少叫人不喜欢甚至厌恶的地方。她性情乖僻，喜怒无常，我行我素，连她自己都“不知应怎样才能分析出我自己来”（十二月二十九日）。尤其让人非议的是燃烧的情欲以及为满足情欲使用的心眼儿。自从遇到身材修长、长着一双红唇一头柔发的新加坡青年凌吉士后，莎菲就心猿意马，再也无法平静下来，寻找搬家、补习英语等种种借口设法接近他。她心中极欲得到他，但又不肯主动送上门去。为了“占有他”，她“把所有的心计都放到这上面用，好像同着什么东西搏斗一样”，“务必想方设计的让他自己送上门来”，因为日夜想着“所要施行的手段的步骤”，她“简直疯了”（一月十号）！即使清楚了凌吉士的本质，“无论他的思想是怎样坏”，她也仍旧无法制止自己“癫狂的动情”，只要能“吻遍他的全身”，就是被“丢下海去，丢下火去”，都在所不惜。她就是这样“被一种色的诱惑而堕落”，“快乐的闭着眼等待”“那爱情的死的来到”，直到得到了那“可鄙的人”的一吻而感到“我胜利了！我胜利了”（三月二十四）时为止。

《莎菲女士的日记》向世间展示的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人物形象，一个20世纪初内心世界相当丰富而又复杂的女性形象。她不像因循守旧的传统女性那样，战战兢兢地不敢越过封建礼教的雷池，扼杀躁动于自己心中的情欲的本能。她也不甘心自己成为情欲的囚徒，在它的捆绑下走向灭亡。但是，跳出情欲的樊笼之后，她又不知道前途何在，只能在无人认识的地方，浪费她余下的生命。它的成功就在于向人们昭示：在几千年来的传统礼教文化与刚刚传入的西方现代文明相互冲突的夹缝中，一个苦闷的灵魂是如何挣扎在情欲与理性的矛盾之中的。它所具备的美学意义就是向人们展现了一种凄然的“残缺”美，有如盆景中的一株病梅，寒宵中的一钩残月，西天行将消散的一缕落霞，虽然不无病态，带有缺憾，甚至还预兆着某种即将灭顶的虚空，但它却提供了一种艺术的凄凉美感，以让读者去咀嚼、品味和体验。

与丁玲截然相反，百合子试图通过《伸子》向世人强行推销的却是一种“完美”的观念式形象——“伸子”。所谓“完美”，首先是从小说的整个情节发展和所有的细节描写来看，都找不到她的任何毛病。她一贯正确。选择了佃一郎为夫君，她正确；后来抛弃了佃一郎，她也正确，婚后的佃一郎同婚前相比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她总是有理，与丈夫比翼齐飞时不满她母亲对佃一郎的白眼，她有理，压垮了丈夫后默认了母亲对佃一郎的评价，她也有理，可她母亲前前后后对佃一

郎的看法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有她从事的文学创作事业才是高雅的“艺术”，她丈夫所搞的古代语言科学研究则是平庸的“手艺”，因此，她是高人一等的“艺术家”，而她丈夫则成了与她不可同日而语的卑贱的“教书匠”。她夫妻之间的任何摩擦都起因于丈夫一方，而她则无可挑剔，因此事后也就根本无须自我审察。所谓“完美”，还在于百合子运用各种华丽词句对“伸子”硬性展开的粉饰。人们实在无法明了“伸子”何以非要抛弃她的丈夫，百合子又不能根据生活的真实艺术地再现两人情感裂痕的渊源所自，便只好用希求充足的阳光、充分的空气、热爱自由、追求独立等空洞的口号式语言生硬地贴在“伸子”的头上，这些冠冕堂皇的标签成了日本一些评论家们高度肯定“伸子”的立论根据。其实，百合子的《日记》已经真实地记录了她与荒木氏离合聚散的原因，她之所以与荒木氏结合，是因为她看上了他的“感伤”——她的家庭中她的生活中所难见到的“感伤”，以及她本人青春旺盛的“情欲”。她之所以与荒木氏分手，则是因为“情欲”失衡，“情欲”失衡又导致了荒木氏一仍如旧的“伤感”变成了“不像一个男人”。这才是她家庭破裂的主要原因。同时，少女时代同时和几个男性玩过情感游戏的百合子，婚后终日枯守一个性格一成不变的男人，自然会日甚一日地感到百无聊赖，她要寻找新的情感兴奋点，恰恰在这个时刻，汤浅芳子带着一种与男性完全不同的新的刺激走进了她的生活，成为她与荒木氏彻底决裂的导火索^①。而上述那些口号式的标签说穿了，不过是她喜新厌旧的托辞罢了。这一点从她当初对《伸子》骨架的立意构思以及小说单行本对原作的删削尤其能看得一清二楚。

客观地说，她原作中有关佃一郎和伸子交往的描写也还大体上贯彻了大正十三年六月十六日的《日记》关于小说立意中的某些部分。单行本改作却大刀阔斧地砍掉了这些细节，目的当然只有一个，就是它们与百合子为何结婚为何离婚的真实原因相关，与她突出伸子追求自由和独立的“完美”形象悖悖。

要美化“伸子”，最简便的方法是离开最初的立意而丑化佃一郎，小说《伸子》果然是这样做的。正如岩渊宏子氏所指出的^②，小说对于生活中的能够显现佃一郎为人的地方进行了意味深长的改动：其一是养子问题。伸子的母亲为了改变佃一郎出身低微和毫无背景的身分，提出收他为养子。日记及原作《崖上》没有叙及佃一郎对这一建议的态度，仅仅叙述了伸子本人对此建议的反感。改作中却改写成佃一郎对是否当养子无可无不可。其二是生育问题。据百合子《日记》，百合子在婚前曾以生养小孩会破坏“生活的全部程序”为由向荒木氏提出不生育，荒木氏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改作中佃一郎对此问题的反应却是被逼无奈的“神经质的表现”。其三是“假哭”事件。百合子与荒木氏被撵出娘家后，荒木氏领着来自老家的父亲事先没有通告中条家，便径直前去拜访，当然荒木氏父子想求得百合子母亲的谅解，但其母态度生冷。1922年4月2日的《日记》仅仅记载着荒木氏流着泪。到了小说《伸子》中，荒木氏的分身佃一郎却变成了一副佯作流泪而哀求岳母的可怜相。以上三处可以说是百合子精心地虚构的情节，通过一系列的虚构，佃一郎的形象变得越来越卑微，越来越猥琐。面对岳母的养子建议，他含糊其辞，似乎还抱着侥幸成功的心理；对妻子询问要不要孩子的回答出语吞吞吐吐，动作滑稽可笑；佯做流泪，登门求告岳母，更是显得老奸巨猾，诡计多端。如此丑陋的丈夫，对看不惯他的妻子很自然地起到了反衬作用。换言之，伸子的高大和完美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这种对比映衬的手法着色亮相的。文学作品虽然允许虚构，但离开了真实生活体验的虚构，却不是真正的艺术表现手法，而是一种地道的假作和矫饰。

通过正面粉饰和反面映衬而塑造出来的伸子形象实在是太“完美”了。但“完美”得过分就给人以虚假感，“月满则亏，水满则溢”，任何事物超过了极限都会走向反面。伸子的形象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她只是一个所谓妇女砸碎家庭、追求个性解放的政治观念的符号。因此，她不具备“完美”的美学价值。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比较清晰地得知，“伸子”与“莎菲”在叛离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虽然具有表层类似的孤独、自尊、多愁善感、以我为主的爱情观，但本质上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物形象。富户千金宫本百合子在大正精神的熏陶下，我行我素的性格特征越来越凝定和突出，终于导致了她与荒木氏的婚姻悲剧；而在她以个人生活体验为基础的自传体小说《伸子》的撰写过程中，她又出于拔高主题的需要，有意识地阉割了生活的真实，致使她笔下的人物形象“伸子”显得矫揉造作、一味地孤芳自赏、过分的高大完美，从而失去了艺术的真实与活力，变成了一个徒具某种政治意义的观念符号。寒门孤女丁玲则在“五四”精神的影响下，敝履礼教文化的敢作敢为的性格越来越坚定，而以她个人生活体验为观照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真实地再现了她追求个性解放、寻找自我价值的苦闷彷徨的内心历程，其中的人物莎菲尽管并不十分惹人喜欢，却给人以一种“残缺”艺术美的感受。

注 释：

① 本文所引宫本百合子《日记》之中文，均由笔者自译，原文据《宫本百合子全集》，新日本出版社，1979年。

② 详见《宫本百合子全集》第23卷日记大正9年7月22日，30日，8月3日条。

③ 详见岩渊宏子氏《对〈伸子〉创作过程的考察》，《日本女子大学记要》1979第3号。

④ 下引均同《莎菲女士的日记》，书名省。

- ⑤ 《诗经·国风·召南·野有死麇》。
- ⑥ 荒正人《伸子与真知子》、《市民文学论》1955年6月刊(1971年2月1日订正)。
- ⑦ 以下所引《伸子》之中文,均由笔者自译,书名省;原文据《宫本百合子全集》,新日本出版社,1979年。
- ⑧ 宫本百合子与汤浅芳子的暧昧关系,其《日记》大正13年5月29日条、6月1日条已有所泄露;另,从以汤浅氏为模特的小说《二つの庭》人物素子身上亦有表现。
- ⑨ 岩渊宏子《对伸子创作过程的考察》,《日本女子大学记要》1977年3号。

[参 考 文 献]

- [1] [日] 宫本百合. 宫本百合子全集 [M]. 日本东京都: 新日本出版社, 1979.
- [2] [日] 山田有策. 女流文学の现在 [M]. 日本东京都: 学术图书出版社, 1987.
- [3] [日] 岛为男. 宫本百合子 [M]. 日本东京都: 樱枫社, 1976.
- [4] [日] 三好行雄. 日本の近代小説 [M]. 日本东京都: 东京大学出版社, 1986.

(责任编辑 何坤翁)

Comparative Study on “Noboko” and “Shafei”

SUN Yang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Guangdong, China)

Biography: SUN Yang(1974-), female,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Jin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Japanese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ies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literature.

Abstract: Although similar in their lonely, self-respecting, sentimental with their own ideas on love, Nobuko and Shafei, each depicted in Miyamotoyuriko's and Dingling's novels, are in essence totally different types of characters in their alienation from tradition. Shafei, a typical image of the 1930's China in pursuing individuality and freedom in choosing her own lover and marriage, is complex and truthful, a little sadist and self-examining, giving readers artistic fragmentary beauty. However, Nobuko, a fictitious and conceptual character, embodying what the author conceives an ideal lady, indulges in self-admiration and too good to be true, cannot but give readers a false impression.

Key words: true; artificial; self-examination; self-admiration; imperfect